

永樂大典

卷八千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五

十九庚

成書

武成

書傳會選蔡氏傳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群神告群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晦後皆史官歷叙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群后之辭而實史官叙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曆推之當為四月晦未如此篇先主尋常如何看先主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群后之辭兼叙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却無結殺處只自叙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詰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為王語之本有闕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五

是也卷之三十五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博士諸本推究甚詳則孔安國傳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孔穎達正義正義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與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叙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未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柔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懼無敢復濟惟爾有神哉之劑贖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史中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若百工初受周命王嘗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警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夫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歲之日已夫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其先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五

既取其文為之作傳耻云有所夫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文王克商  
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  
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秦誓繼文王之  
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者武道至此而成要義夫聚百官惟誦禱辭必有  
脫錯見正義劉敞七經小傳武成曰武王伐殷往伐歸歌識其政事作武成  
識記也言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以為此書也然此書簡策錯  
亂兼有亡逸粗次定之于下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此下當次以成商之罪告于皇天后上所過名山大川云云  
下至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然次以厥四月哉  
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然後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下至于小子其  
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語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  
以乃懼武修文云云然後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杜齋林之奇全解此篇  
所載自往伐至於伐商之後發政施仁之事首尾俱載非必主於武而言  
其以武成名篇者蓋書之名篇各隨其史官一時之宜或述其所作之人  
或取其所因之事或指其所居之地或撮篇中之字以為名其體各有不  
同要之徒取是字以為簡編之別耳本無意義存於其間此篇有越三日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五

二

柴望大吉武成之言故史官編序之時擬取武成二字以志其篇亦猶梓  
材之意也學者之於此能行其所無事無以整求之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矣此篇如漢孔氏鄭氏之說皆不必如此說也陳經詳解讀此篇可以見  
聖人安天下之規摹謂之武成者武功既成則無事於用武矣武功苟為  
而能成也蓋聖人之武不用於殘民虐眾而用之於禁亂止暴故凡兵之  
用皆起於人而不起於我所以起武王之兵者紂也非武王也武王之兵  
為紂而起則紂既黜矣矣以武為故武功於此乎成而歸馬放牛不復用  
矣亦與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同意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武得傳淵泉而時  
出之秦漢以後有天下者不識此意漢高祖雖以五年之間成帝業而功  
臣相繼叛亡高祖竟有流矢之禍唐太宗既得天下而末年猶逞意於遠  
東之役此皆是兵起於我而不起於人甚者為好戰為窮兵為贖武為貪  
功皆不識聖人之所謂武也王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是書乃武王剪商  
之功已成而復作非紂尚存之日作也此其所以為武成其文豈必相屬  
林氏曰見世齊全解言孔氏曰見正義書釋題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與  
此經不同乃是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謂彼  
偽武成也董鼎輯錄纂註輯錄 問武成以下凡傳云云 纂註 呂

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惟定商以常典成法秦晉亦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 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

書傳會選蔡氏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三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祀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鑄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址鑄波是也鄭孝友音釋經魄曰陌反字本作霸古通月於曆法陳師凱旁通死魄朔也洪傳志文也朔日日月相會二象合齊陽上陰下月體不明故謂之死魄然又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言死而復蘇之義也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旁迫也朔後明上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土翼明也鑄波引王氏云翼朔也以此日為王則明日為朝翼此日首故以明日為翼日周鑄京也所或王已遷都于此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址鑄波是也三朝黃圖云鑄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周歷二十一年是地二十三頃六分今屬秦九路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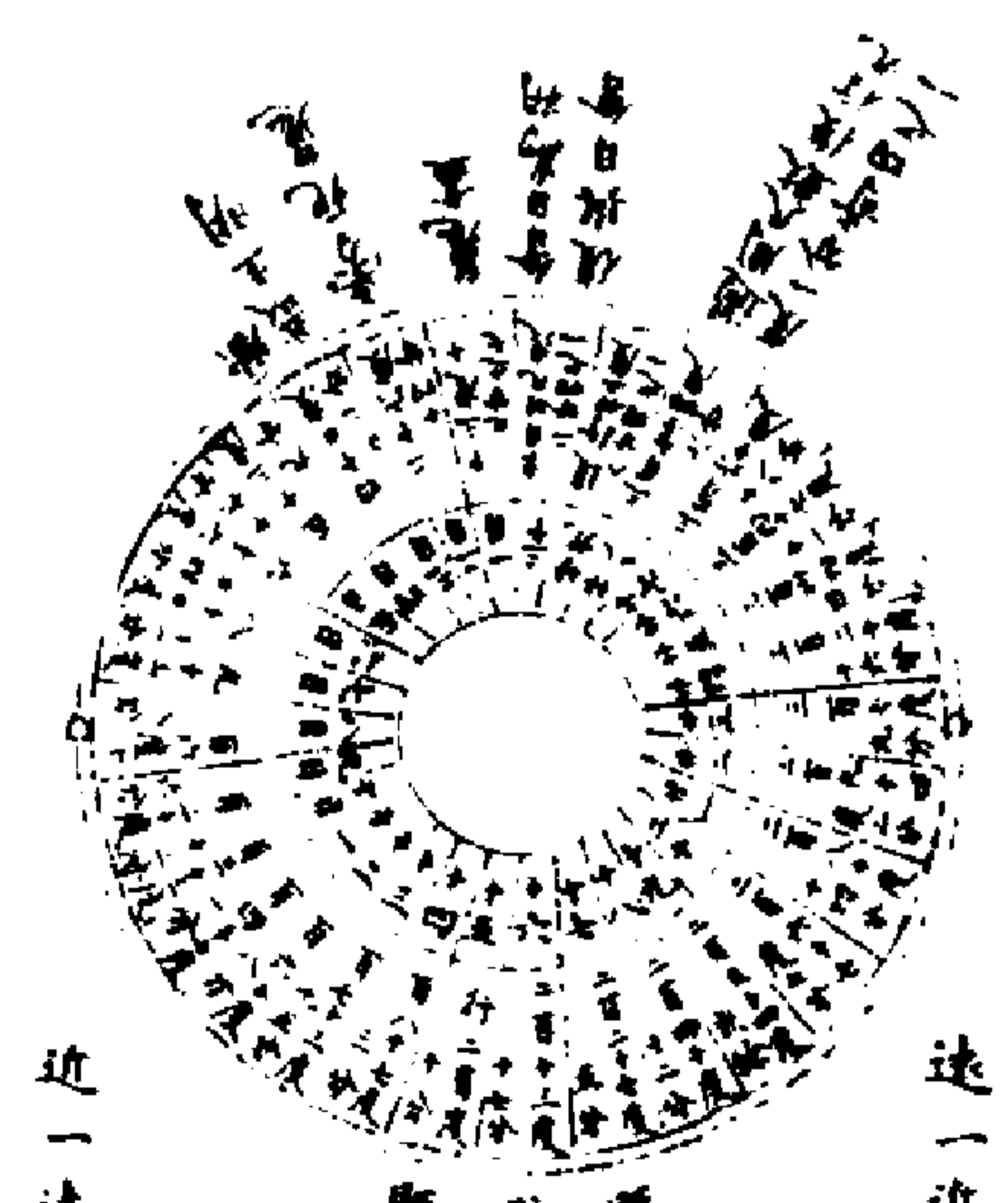
水經卷八千十五

三

西銘古亦也之晦卷書說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今文合但差一二字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成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則氏曰今文尚書之許又曰惟四月既旁主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職于周廟則氏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子臚王命作策豐刑五康曰述古尚書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註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右無閏即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况古文此篇文皆錯緣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吉武成之文即以湯誥考之此說為是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唯豐刑為無据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兩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為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

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雖  
 盡信也孟康便以豐刑為違書篇名則不復本上文自有單命矣又誤之  
 甚矣此五字則凡七姓小  
 傳之訛言考 卷首子香

明魄朔望圖



遠一近三下弦

近一遠三上弦

水樂套卷八十五

四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厥四月哉生明 既生魄 康詒惟二月哉  
 生魄 呂詒惟二月既望 三月惟丙午朏 顧命惟四月哉生明 畢  
 命六月庚午朏 漢志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進  
 而月行速也日本陽也月本陰也月不能以日明資日而後明故又會於  
 日則為晦為朔其生明為有序是以三日而哉生明因謂之朏凡八日而  
 生明已半因謂之上弦十有五日而謂之望蓋與日對望而明也十有六  
 日而生魄是陰魄之主而明退之漸也二十三日而生魄也半因謂之下  
 弦二十七日有奇而月行三百六十五度已及周天之次而日之行已遠  
 凡二十七度故月復行二日有半而再會於次辰之朔也拙齋林之奇全  
 解惟一月者即恭摯所謂一月蓋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周之正朔未  
 建故不可以云正月其時日為周史記不可以追周商之正朔故但云一  
 月蓋建時之義也壬辰旁死魄者正月之首也漢律曆志曰死魄朔也主  
 魄望也蓋魄者形也是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沉內翰曰月本無光猶銀丸  
 日耀之乃光月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倒而所見鏡如鉤月漸遠則斜而  
 光稍滿其形如銀丸者所謂魄也日月合為朔之後始受日光故明生而  
 魄漸死至望後則明死而魄漸生故曆象以明魄之主死而定朔望弦晦

然後日之甲乙始可得而推也旁近也一日為始死魄則二日為近死魄此所記載在於癸巳之日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不直言癸巳之日于征伐商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為曆起也蓋曆家之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日月合朔既定則十載之日可坐而致也苟為但言日而不言朔以取正於月之明晦則曆象不可得而推非記載之體也故古者將記日之甲乙必先以日月之晦朔為定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而其定晦朔必以日食為準故杜氏長曆以日食推行則其月之在晦在朔皆可考也此法雖詳于春秋其實書之源流也既載旁死魄之日壬辰以見周之克殷其月辛卯日月交會于星紀之次以起周之曆矣於是祭之以征伐商之日以記事也故繼之曰越翼日癸巳則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蓋於是月始興師而自周癸巳日興師而戊午日渡孟津則是二十五日也甲子克殷殺受則是三十一日也以至於下文丁未庚戌皆可以即此而推也後世如漢唐律曆志以其曆法推考無所不合由其事繫日日繫月故其有數存焉可得以曆而考也陳大猷或問或問生明孔安國以為月三日孔穎達以為生明死魄俱是月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說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極微昧明主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明主矣

水集卷之十五

五

故為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主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主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見故知當以穎達之說為正諸儒皆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夫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不可定惟十六日為主魄也王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征伐之意一月說見秦誓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會運陳標纂疏愚按蔡氏於秦誓上及此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曆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丑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也四日癸亥至扶野闕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首以驚蟄為寅月中氣今云丙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瘞于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漢志見晦者言此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王氏曰休曰見旁通陳維之群疑秦誓武成月不稱正而稱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五

一者何哉商正已絕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豐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

天下弗服

書傳會選蔡氏傳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

先王廟在馬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蟬而蔽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邠季友音釋經哉四字華明化胡瓜之反傳潼關上使紅反木石街關以河水衝激華山之東故名又曰廣漢潼水至此入整江故遂以潼右整音疊復扶又反下並同東平聲蟬與景同許曰反制都時反哉作代非陳師凱旁通豐文王舊都主豐水之上三輔黃圖云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豐水出野南山豐谷北入渭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華陰今屬陝西華州襄宇記云潼關即在傳音法使意若中桃林之東是也按潼關是自古谷上於潼關高出雲表無谷秘遂深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五

六

林茂木曰曰成豐華山之陽大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蟬并斬反與景同黃度書說惟一月上自商至于豐漢律曆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旁近也近死魄月二日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古史官紀事必書朔望元魄生明以存歷法死魄生明占步最準莫明也武王以一月三自行自周往征伐商至四月三日還歸在豐凡九十日仗不踰時凡稱周皆錫也武成首記伐商往逐日月序所謂往伐也乃偃武修文主示天下弗服天下固未有服者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以示之此與舜舞干羽意同歸馬放牛就牧也華山桃林皆在今華州華陰縣華州為貢屬雍兼有豫地周職方豫州其鎮曰華山是也周為畿內之地鄭桓公友封邑一名咸林春秋為秦晉地華山記云山分秦晉之境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桃林即潼關左傳晉使屠嘉守桃林之塞歸馬於華山之南放牛於其北史記載武王之言曰粵瞻維伊母遠天室管周居于維也殷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弗復用然則作洛武王意也故序待未歸獸對往伐秦放倉在榮陽漢武庫在洛陽實連雍洛據天下全勢皆為識此意者繁齋未災書鈔朔旦月死至初三日主明旁死魄初二日也言其旁近死魄之日也越莫日癸巳即哉生明不曰哉生明而以癸巳言者

下既有哉生明故上變文作文之法也其實武王伐商自正月初三日往  
 伐至四月初三日歸于豐實以初三日往而先曰一月壬辰旁死魄下始  
 於癸巳書者記歲法也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于舊都猶湯既黜夏  
 命復歸于亳也但武修文之事此特言其略其詳見樂記天主五鼓民  
 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天下雖已定武王豈能盡棄兵而不復用乎  
 曰武王之為此也所以安天下反側之心也方紂在上不特紂為惡當時  
 之黨紂為惡者衆矣武王既已誅紂苟猶窮兵而不已馬則人心疑疑則  
 禍亂豈有既耶故武王以此示天下使天下曉然知吾之不復用兵也武  
 王果盡屏而去之哉記曰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包而藏之一旦有急固  
 可取而用之也曰歸馬放牛歸而放之及其欲用固未嘗不在也特欲以  
 備武修文之意示天下惟此意不能自明故為倒載干戈歸馬放牛之事  
 以此意示之爾觀其示天下弗服之語則可見矣唐穆宗時蕭悅跋文昌  
 以兩河底定武不可贖乃偃革尚文謂之銷兵既而強盜蜂起君暴為合  
 卒以取敗是皆勝於古人之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  
 文非如蕭氏革盡銷而去之也杜喬林之奇全解厥四月王示天下弗服  
 此履先後說者極多惟唐孔氏休漢孔氏先後為說而其先後失次者

永樂齋卷八十五

與夫簡編之疑有脫逸則論其端而使學者以意逆志而自得焉此為得  
 體但惜其論之有所未至也某今於此篇不敢輕有去取劉元甫王介甫  
 程伊川孫元忠數家之說始依唐孔氏之意按唐孔氏所次歲月日以謂  
 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月三日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  
 月辛酉朔甲子殺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  
 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蓋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  
 庚戌祭望二十二日也庚戌日祭望矣而下文乃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  
 百工受命于周豈有二十二日後乃復有主魄之文乎唐孔氏曰丁未祀  
 于周廟已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  
 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未受周命而已助周祭乎明其受命  
 在祀廟前則是唐孔氏於此先後之序已覺其非矣然而又曰史官失其  
 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卞耳此則雖覺其非而亦  
 未知其為夫先後之序也以某所見當是武王既歸于豐偃武修文歸馬  
 放牛示天下弗服矣則既生魄庶邦冢君既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  
 羣后以下皆繫于此既告羣后以後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之德乃後率  
 之以祀于周廟以至於祭望大告武成於理為稱然此篇見存者止於如



此其間文勢或有脫逸不全者亦未可知雖疑其先後之次如此亦未敢以為必然之論也厥四月者既克商之年四月也哉始也始生明亦是初三日也前載正月三日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此載四月三日云哉主明蓋魄死明主其實一也特史官變其文耳武王既克商矣於是四月三日始自商還至于豐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武修文樂記云云先王既偃武修文示天下不復用兵則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矣故於是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無復服乘此等物以從事於干戈之事也華山之陽桃林之野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矣則不復竊絀穿絡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耳二孔之說大不然聖人之治天下使萬物各遂其性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豈馬獸魚鼈咸若有夏先后所以懋厥德而罔有天災也今以示天下弗服之故而縱牛馬於之水草非所長養之地非聖人所以仁萬物之意也蘇氏又云華山之陽有川馬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絕歸馬乎於此示天下弗服也此亦過論矣夫苟縱而不留則足以見其無所用武之心矣豈必擇其可入不可出之地乎苟其入而可以出則天下遂將不信乎此殆求之過也柯山夏僕詳解惟一月上示天下弗服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

此史官記武王伐商之終始也此一月即秦誓所謂一月也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是時正朔未建不可云正月其時日為周又不可連用商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據時之宜也秦誓言一月戊午蓋記其至孟津之日也此言一月壬辰翼日癸巳乃記始發鎬京時也漢書曆志謂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魄是月之輪郭月之一日則生明魄死故謂之死魄故二日壬辰為旁死魄蓋以其日迫於死魄也武王步自周往征伐商乃是癸巳日不直言癸巳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始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者蓋先言一月壬辰為曆起也曆家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生而致此武成所以首言月壬辰旁死魄也既記日月合朔於上於是繼以伐商之日蓋武王伐紂實以一月初三日癸巳興師故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日是明日也以今日為主則明日為輔故明日為翌日也而武王早朝步行自鎬京之周而東往伐商也至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則師至孟津渡孟津而次于河朔即秦誓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下文所謂惟戊午師逾孟津者是也二月則辛酉朔四日甲子武王則以是日滅紂即牧誓所謂甲子昧爽是也由是言之則武王之伐紂自始與周凡二十五日則至孟津二十一日則滅紂

也此不載戊午甲子二日之事者蓋此時載往伐與歸周之始未故既載一月壬辰旁死魄越莫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載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也唐孔氏謂其年閏三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則此言厥四月哉生明蓋謂四月三日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前言死魄此言生明其實一也特史官變文耳蓋武王既克商於是以前言死魄始自商未歸至于豐豐蓋文王所都之地也武王既勝商而歸則帶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息其武功而修舉其文事凡貴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馬則歸于華山之南牛則放之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今既偃武則不復服牛乘馬華山桃林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則不復羈絆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也此所謂偃武修文即禮記所謂云云見正義陳經詳解此歷序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周之正月即今之十一月也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莫日癸巳即正月之初三日發錫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即泰誓上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中篇戊午次河朔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於誓云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甲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即四月初三日其日即辛卯也丁未祀周廟即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五

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宋望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正月往伐四月成功火序其成功之次也漢律曆志引武成月日與此經不同孔穎達謂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世亡謂彼偽武成也朔為死魄望為生魄魄者月之輪郭無光之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初一日為始死魄初二日為旁死魄旁也初三日為生明十六日為始生魄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魄望先事而書所以正曆堯之史官紀時以星武王史官紀時以月紀日以星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紀時以月如此書旁死魄哉生明之類所以必用星與月者以星者天象之著明月者亦天象之著明人所易見千百載之後曆法有差無所考證則必考證於星與月也武王自正月初三日伐商至四月初三日自商歸豐其成功何如是之速也與漢高祖五年成帝業曆太宗亦百餘戰而成帝業異矣樂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繫而歲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即偃武修文之意也武既偃而不用則凡禮樂政教無非文也華山之南與夫桃林之野皆至險之所歸馬放牛於此則待其自生自死示天下弗乘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五

服之矣然則武王豈盡放其牛馬乎此所謂歸馬放牛者當時征戰所用之牛馬也若夫天子所有十二闕則在官有常制豈得而盡歸之放之哉聖人於人事之時亦未嘗不為有事之備晉武帝平吳之後減去州郡武備卒至盜賊唐穆宗聽蕭倪銷兵之議復失兩河此不知為預備之策也陳大猷集傳月主乃偃武修文禮記月明車於東魄載於西沈括日月本無光猶一鈞一難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繞如鈞日漸遠則照斜而光稍滿大抵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鈞對視之則圓也愚按楚詞日為太月為水大鵬光水涵景日大類也其光在外月水類也其光在內故月涵日景則有光王晉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如一鈞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朱氏曰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其光有益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孔氏曰莫日明也蘇氏曰士辰未傳事先書旁死魄者使千歲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魄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呂氏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正日恐曆久必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唐孔氏曰生明死魄俱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五

十

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呂氏曰正月往伐四月初還豐又在殷地整治政事撫摩人民其成功何速也與漢高祖五年而成帝業唐太宗百戰有天下異矣表氏曰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舊都猶湯既黜夏復歸于亳也愚曰按文王有脊之詩宅鎬在平伐之後則此時尚未都鎬林氏曰見杜商公解唐北氏曰見正義孔氏曰見北傳歸馬于華山之陽上示天下弗服愚曰此偃武之事也新安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偃武之急如此以見用兵定天下非其本心樂記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蚌而歲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經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蚌許慎切謂殺牲取血以塗其裳也包于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橐音高兵甲水曰橐言閉甲兵也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束柴也右西學也經首騶虞所歌以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禪衣衣水之屬禪水而冠冕也搢插也搢音晉說吐活反呂氏曰馬牛但放當時用以伐紂者耳若天子十二闕與丘甸之賦自不廢不然則後之東征四國將何所用晉武帝平

吳去武備屠務宗平兩河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孔氏曰見北傳麻  
凡曰見世齊金解杜預曰見正義薛氏曰見薛字實古文訓五天與纂傳漢  
江徐氏曰此文臣記武王歸獸之意陳氏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  
極微昧明生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為哉生明薛氏  
為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  
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  
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望  
觀月則可見張氏曰政事即修文也非政事外別有文漢北氏曰見北  
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袁氏曰見纂傳書鈔蔡氏曰見會選呂氏曰見陳大  
猷集傳陳標纂疏張氏曰朔日為死魄二日為旁死魄三日為哉生明  
凡曰王氏曰並見陳大猷集傳

###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

### 邁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吉武成

言傳會選蔡氏傳駿國雅曰述也周廟周祖廟也武

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豆木豆邁竹豆祭器也既吉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

水樂齋卷八十五

十一

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節季友音釋禮疏陸音  
荀使反朱子清廟詩傳云大而侯也陳師凱旁通且木且邁竹豆邁豆  
形制一同名以竹木而分也孔安國傳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  
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死也月二日近死魄越翼日至于征伐商  
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厥  
四月王至于豐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乃偃武修  
文倒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于華山  
之陽王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  
使自主自死示天下不復來用丁未主執豆邁四月丁未祭告后稷  
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駭大也邦甸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  
廟執事越三日王大吉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道始  
陸德明釋文旁死反魄音日反說文作廟莊庚六月始土魄然魄旁  
近附近之近哉徐音義豐旁反又文王所都也華胡化胡反二反華山在  
必農非長丁又反不復伏又反駿音俊反且木又作祖邁音邁以上時字  
反燔音煩重古王朝步自周召諸畢命至于豐召諸畢命互註記樂  
記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

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  
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  
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  
弗復服車甲畔而歲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  
為諸侯名之曰建業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孔穎達正義惟一  
至武成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  
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是壬辰也其日癸巳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  
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誅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  
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  
月三日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二十九日也越  
三日庚戌祭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  
成之次此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  
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未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  
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

未樂查卷千十五

五

日己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  
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  
也 傳此本生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逸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  
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枝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是死魄故月二日  
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  
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  
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  
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  
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備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 傳翼明至  
孟津 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官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  
右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  
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  
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傳其四至互言 正義曰其四月此伐  
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  
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  
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至

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蒙而歲之府庫倒載于  
文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用兵也散軍而却射左射經首右射  
騎虞而賁華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却射是禮射也。王制  
論四代學名。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土乘  
月。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  
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  
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  
我釋之則云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之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  
欲使自主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  
乘馬服乘俱是月養故以服總牛馬。傳四月王執事。正義曰以四月  
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備告詳祖知告后稷  
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  
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駸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  
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項云駸奔走於廟  
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居誥云越三日者  
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

水經卷二十五

十三

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要義正月往伐四月吉成。史歷叙月日。漢世  
武成遺志所引乃偽武成。旁死魄哉。主魄謂月二十與十六。周去孟  
津十里行二十五日。故王明旁死魄俱是月初。祀周廟殺以下文以  
上。並見正義。黃虞書說丁未王大吉武成。自此以下皆識政事祀廟始  
用天子禮樂稱周廟新視聽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侯甸男衛詳近而錄  
遠也。要則略矣。駸疾奔走執豆蓬助祭燔柴祭天望祭山川祀廟齋三日  
乃祭天先廟後天將祭天配稷故祭廟尊祖而後配焉其序當如此。陳大  
猷集傳愚曰此下皆修文之事也。新安王氏曰甸服侯服衛服之服  
駸大而疾也。奔走於廟執事木曰豆竹曰蓬祭器也。柴望說見舜典  
新安王氏曰以武功之成告于祖宗天地及山川之神。舉事而祠所以禱  
也。功成而祀所以報也。曰日收或王伐討有一毫不足其能討越在  
諸侯在廟亦與武王同此一意。又見伐討非武王事乃祖宗天地山川有  
首於我。我盡其責。王功成乃言武王之德。蓋與神明為一也。唐孔氏見  
正義。孔氏曰見孔傳。鄒悅道斷法武成言邦甸侯衛駸奔走酒誥云越在  
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居誥云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或言男而不及衛或言  
衛而不及男何也。立政言眷甸萬姓則專言甸而皆不及乎他。何自異於

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殺士虜敵禘將于京是也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  
 大吉或成猶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既生魄四月十六日也  
 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令前乎此猶商家之自至是皆受  
 周家之命令則為諸侯者皆為周家之諸侯為百工者皆為周家之百工  
 矣至於此武功其尚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道誅其君弔其民  
 蓋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  
 既誅其君矣吾之責盡矣然後歸于舊都故既無夏而歸于亳武王既  
 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上地人民之心哉自秦漢以後破人之國  
 都使據而有之自立為天子湯武之征伐苟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  
 心自不合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合武王今觀武王歸豐之後  
 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  
 非有期約也而天下自翕然戴之以為君既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已  
 而起因而命令之固所謂感而後應進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聖人真箇  
 是不得已而為之其征伐也非有意征伐也其為天子也非有意為天子  
 也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豈足為聖人也哉是故克舜之揖遜湯武之征  
 伐其極則一蓋同歸於無私心為國學者讀書非徒欲以觀聖人之事圖

水集卷八十五

將以求聖人之心如復歸于亳自商至于豐有此處便可以識得湯武之  
 心薛季宣古文訓惟弋月壬辰原菴節粵翌日祭已王輪步自周于延伐  
 高年三月才生明王株自商望于冀馬區武伐成坤農于寧山出易放牛  
 于桃林出望示死丁亞躬丁未禋于周廟昔甸辰衛駿奔走執豆蓬粵武  
 日庚戌柴姜大昔武成死生節履寄冢商泉百工受命于周曆法死魄  
 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  
 月一日也既生魄十七日也其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書朔望猶  
 春秋之舉四時逆而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  
 四月自一月數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鄠縣華  
 山之陽今鄠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周禮圻外九服侯甸男邦采衛  
 蠻夷鎮蕃獨言甸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近也  
 駘奔走執豆蓬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命始號令于天下也湯武運  
 都而後大吉天下侍諸侯之至也其先廟後郊者吉至于廟而後吉成于  
 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  
 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諸諸侯皆偕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  
 牛就牧也馬放遠在鄠漢而猶歸之者示無復乘車之意也當討之時諸

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伐紂同惡懼夫放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侯  
待其遷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  
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大武之詩曰勝殷過劉者定爾功蓋武王以  
道劉為功武成而不窮賾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陳經詳解丁未至受  
命于周 丁未即四月十九日也武功既成歸于豐邑遂吉周廟意者功  
歸于祖宗而不自居其功也周廟即后稷以下文王以上也邦國諸侯如  
甸服侯服衛服皆來助祭也駿大也犬奔走以供祭祀之事若詩云駿奔  
走在廟是也周有六服諸侯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此正言侯甸  
衛三服者以其近於王畿之服也四時祭祀皆在焉夫諸侯向也與武王  
比肩而事紂矣今也為周家之臣子儻非武王此舉有以公天下之心其  
誰肯服武王哉越三日庚戌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  
天望祀山川之神大告天地以武功之成先祖而後郊以其自近始也又  
有以見古人之祭天地皆須先有以養其誠意三日之前既祀祖宗則誠  
意以至矣故柴望以祀天地既主魄即十六日也武王以四月初三日  
豐故十五日以後諸侯百工皆受命則知此受命當在丁未祀廟之前不  
應諸侯未受命而先助祭也史官將述武王所以告諸侯之辭故以主魄

永樂大典卷八十五

其

繼大告武成之後觀此一段見武王伐商初非一已之私意即祖宗之心  
也即天地之心也即諸侯百官之心也武王合祖宗天地諸侯百官之心  
以為心故祀周廟柴望告武成諸侯百官皆受命而無有歎然之意胡士  
行詳解丁未十九日祀于周廟即甸侯衛駿大奔走執豆蓬竹越三日  
二十二日庚戌柴望詳見前典大告天地山川武成既主魄十六以後  
皆主魄之日二十二柴望蓋此主魄以後之日如前典此月乃日也庶邦  
冢君暨八百工皆受命于周 魄月之輪郭黑明日映而生明月狀如  
銀丸本無光映日而生明過朔而日月會以漸而離則月以漸而明至望  
則中天直對其明始滿又以漸而離則月又以漸而虧以至於晦 朔初  
一月光蘇而晝死死魄黑暈減也初二旁死晝 魄初三日出或生明  
上弦初八晝死明生至半 望十五日月相望光滿 主魄十六明減黑  
暈主 下弦二十三晝生明減至半 晦月盡月全黑王應麟六經古文  
月生明主魄 魄者乃月之無光處也魄生則明死魄死則明生初三日  
明始生謂之哉上明又謂之哉又謂之死魄故初二日謂之旁死魄旁近  
也十六日謂之哉主魄晦則日月相會于東方望則日月相望蓋月本無  
光借日以為光合璧則暗相連而日燭不及則亦暗 薛氏曰哉主明月



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明主魄魄主明。凡夫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光初見故也。卽子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漸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主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張氏曰：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初三日日初入時月在庚上。歲生明見西方。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為望。日初入時月在申上。歲於東方。十六日將出時月在辛上。載魄魄見平旦。二十三日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為晦。月與日合在乙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朱氏天問注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主。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主。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

永樂齋卷全十五

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邇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晉又中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旁。日月而往。恭其間。則雖強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菴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光之傳。其惑大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參同注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也。受二陽之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也。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五

之中復於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且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  
 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直體伏於西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  
 卦云震一乾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為日  
 月陰陽交感之物道家象此以為脩煉之法 柳飲酒義月者三日則成  
 魄三月則成時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主明旁死魄皆謂  
 月二三日月初主時也凡言既主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  
 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 葉氏  
 曰朔二日而主明其旁為死魄旁死魄哉主明者以朔數之也望二日而  
 主魄哉主魄既主魄者以望數之也 呂氏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  
 正日恐曆久必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王天與纂傳瀕江徐氏曰此史  
 臣記武王功成祀廟告天庶邦奔走聽命之意李氏曰邦甸侯衛言甸服  
 侯服衛服之邦也則五服諸侯皆在矣豆木豆蓬竹豆祭器也董鼎輯錄  
 纂註輯錄義剛問主明主魄如何先主曰日為亮月為亮亮是照處亮死  
 則明主言所謂哉主亮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載人之載  
 月受日之光亮加於亮亮載亮也明之主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  
 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道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五

十八

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角漸遠  
 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  
 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酉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  
 中有影者蓋天也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  
 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  
 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主亮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  
 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又楚辭集註答天問夜  
 光何德章可奉考纂註折文保氏曰見纂不陳標纂疏愚按諸家多謂生  
 亮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主亮十六日既主亮十七  
 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葬典既月同謂盡此主亮以後之日殊不知此  
 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  
 周廟簡倒頁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周廟當在百工  
 受命于周之下融堂錢時書解推一月主受命于周 自維一月主受命  
 于周乃史官據祀伐商事節以明此書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  
 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歸至于豐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歸未弗暇他  
 及且急急偃武修文既偃武修文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于周廟二十

二日庚戌柴望大吉武功之成蓋祀周廟亦所以吉武功柴望之時邦甸侯衛亦未嘗不在互吉之可以互見也諸侯方受周之命而與之更始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五

无